

同場
加映



台上每人都是主角 每人都有傷痕

舞台上最矚目的是眾多的燈盞。劇情就在燈盞盡明中開始，除了家具外，舞台上已端坐五人，面向觀眾，他們正乘着顛蕩的列車，在一片聲光交錯的車廂中疾駛而去。這不是一個起承轉合小說式的敘事劇，而是用抒情式的散文表意。全劇約一小時半，略分三小節，沒有中場，從頭到尾由五個人物演出。他們是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女兒和朋友的身分，各自表述自身的創傷。既有傷痕文學，當然有傷痕戲劇。傷痕有宏觀的，來自大時代的淪喪，也有微觀的，那是個人的不幸，例如劇中的父親為了體面的緣故，堅持穿著會刮傷足部的皮鞋，使傷痕加深。劇中另一人一開始就臥在室內的病榻上發言。都是一樣的痛楚，要分高下的話，那恐怕只是牆的幻覺。我們都知道牙痛慘過大病。但痛楚是孤獨的，這反而與人類隔膜無關，即使有最大的同情心，也不能真

遊蕩序



躲於最陰暗的後巷，
看最渺小的人路過

文、圖：一洋子@trimmedreality.com

正的感通別人的痛楚。而有些痛楚，可永遠治癒不了，永遠留下傷痕。只有通過藝術，恐怕唯有藝術，才能打破那堵牆。全劇沒有主角配角之分，演員都是主角，個個獨當一面，每個人都有相當的戲份，相當的傷痕，用各種形式表現，不但演、說，還唱，唱不同的戲曲、民謠，還奏樂器，不同的樂器。

一句話把空間無限擴展

西方文藝復興的藝術，以定點透視展現可見的世界，但可見的世界並非由一個定點可以完全囊括，更莫說可以主宰。立體主義的畫作開始呈現不同的角度，畫面上出現三隻眼睛、兩張嘴巴，同一畫面，讓我們看到紛亂的世界。這是時間的空間化。但老實說，我們生活在不同的時間裏，看到不同的東西，但眼前的，只能是兩隻眼睛一張嘴巴，否則要不是眼睛有問題，就是神經錯亂了。立體主義的畫，是視界的突破，卻是神經錯亂的後果。早期的劇場也主要提供單一可見的世界，但這單一的觀看框框，也受到挑戰。在浪人劇場的《Bear-Men》中，女兒自稱常常躲在母親的縫紉機底下，這是她個人私密的空間，說着說着，就把那「底下」的空間從機下取出，移到觀眾可見的地方。這道具只是簡單的一塊可摺疊的硬紙板，矮矮的三疊屏，上有一個孔洞，觀眾透過孔洞可以見到紙板另一邊的女兒藏身之所。那就是舞台上另創的平行空間。當母親與女兒通話，她只是彎身對着縫紉機發話，而女兒就在觀眾如今可見的新空間回應。當然，這也是無牆的劇場，母親

演出時，舞台上已經擺好了家具。那是一個房間內常見的家具，一字兒排開。室內有若干椅子，有一台獨立一側的縫紉機，地上有一塊毛氈似的物體。四周空蕩蕩，沒有牆壁和門窗，明白顯示，此處是無牆劇場；也顯示出室內空間和室外空間是相連的、互通的，可以自由流動。空間如此通透，彼此交替，光線也隨之變換。晨昏輪轉，天然光與人造燈各自爭輝。舞台上要演的是非線性序列的故事，時間並不依照先後順序進行。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會疊放在一起。這是中世紀鑲嵌畫的風格，把彩色玻璃的碎片組合成璀璨的圖畫。碎片化的結構時斷時續，和二十世紀的藝術再次融接。無牆劇場並非新事物，中國京劇早已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抽象的布景，程式化的動作，都有象徵意味。當年布萊希特看京劇，可以理解他是多麼震驚。

文/西西 圖/主辦單位提供

可以坐在縫紉機的旁邊，一邊工作，向虛構的邊緣說話，與鄰居打招呼。並且用聲音把室內外打通，一句向鄰居商借三隻雞蛋兩條蔥，就把室內的空間無限擴展開去。

形式困限反成趣味之源

廣義而言，劇場和美術品都屬於空間的藝術，觀者所見皆是一幅幅框架中的作品。在同一空間裏處理流逝的時間，如今的電影要便捷得多。太便捷，變得想當然，而形式的困限，反而成為趣味之源，甚至成為力量，我們看到種種突圍的努力。中國的律詩就是例證。美術品，例如繪畫，看來跟時間打交道要艱難得多，立體主義之後，又有未來主義，杜尚畫出女子下樓梯連續的複式圖像、巴拉畫出小狗散步時不斷移動四腳的重疊畫面，馬格列特則別出心裁，畫出冒煙的火車從壁爐中駛出，怕觀者不明白還在爐架上畫了一個鐘，那表示時間。

看熊人的戲劇，我看到空間融合時間的表演：

一、女兒記憶她年幼時失足落水，幾乎溺斃。她說她是依自己的意志和不停努力撥水冒升而脫險，是的，到頭來能夠拯救我們的還只能是我們自己。這時候，在舞台上，觀者看見演員不停移動肢體，向上伸展，而頭頂出現了源源不絕的氣泡：真實的肥皂泡飄散、飛揚、降落、破裂、消逝，過程不短，卻展示時間的身影。這一場不易控制，氣泡要不多不少，不能飄浮太遠，不能把舞台變成溜冰場。

二、自一開場，舞台上就有一人用扇子搗起地上的紙絮，揚揚拂拂，是灰塵吧。在光線的網絡中，灰塵飄浮

不定，聚而又散，持續恒久。那是時間的脈動。那是星塵。在陽光的映照下，反射出彩虹似的繽紛色彩。在劇終時以翻飛的高姿態跳躍，與本來靜態的空間合為一體，這是時空的結晶。

三、為什麼要獨白？我們不是一直要求容納不同的聲音，要眾聲喧嘩麼？但這是一群受傷的熊人，傷痛，的確有賴自療。你必須一個人面對自己，尤其是自己的過去，獨白，是跟另一個自己對話，讓當下的時間打通過去的時間，讓兩個時間商量。而有些對話，其實只是獨白，只接聽自己的聲音。為什麼要合唱？這是異中之同，共同傳遞眾人對未來的希望。這是古希臘劇場的迴響。

四、燈光是人物之外第六個同樣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光是時間的載體，最矚目，卻是在無聲中調度，分別室內室外，又區分晨昏。夜晚時室內燈光輝煌，室外則煙花燦爛；正午時分，陽光普照，移動的陽光散發不同時辰的光度，由橙黃、玫瑰紅，轉變到蠟白，恍如繁花綻放。劇場如此多彩，真好看。

